

乡村振兴视域下甘肃省乡村治理 困境及策略研究

张 婷¹, 张 莉²

(1. 兰州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兰州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味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入了新阶段。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农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关系农村社会稳定。以乡村振兴为视角,梳理甘肃省乡村治理现状,找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短板,从而提出甘肃乡村治理工作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甘肃乃至全国乡村治理提供参考路径,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甘肃省;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09(2025)04-0122-07

Research on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Gansu Province from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Ting¹, ZHANG Li²

(1.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key lin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farmers' happiness and sense of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rural social s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Gansu,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ural governance in Gansu,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path for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in Gansu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Gansu Province; countermeasure

DOI:10.13805/j.cnki.2095-7009.2025.04.012

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和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对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部署。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2]。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党中央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乡村振兴战略部署,重新审视农村基层的现实情况,以探索乡村

【收稿日期】2025-01-16

【基金项目】2022 年兰州文理学院校级教学质量提升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程教学全过程研究”(2022-ZL-jxgg-08);2021 年度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2021B-324);2022 年陇原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以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助力甘肃乡村振兴”(2022LQTD42);2020 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互联网+’时代教师教学发展工作机制创新研究”(20YB109)

【作者简介】张婷(1986—),女,甘肃合水人,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

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甘肃乡村治理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3]。乡村治理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影响着我国乡村的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亟须加快推进,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发展的要求。由必要性角度来看,推进乡村治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逻辑:

(一)社会矛盾变化促使推进乡村治理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伴随社会发展程度而日益变化。新的矛盾催生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乡村治理亦是如此。乡村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矛盾,促使乡村治理向更符合乡村发展实际需要的方向转变。社会发展所催生的促使机制为推进乡村治理注入动力,通过更科学的治理方式解决乡村发展矛盾。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乡村与城镇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更突出了乡村所面临的这一矛盾,乡村治理需要及时结合实际的乡村矛盾制定新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以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甘肃经济水平相对欠发达,新的社会矛盾突出。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推进甘肃乡村治理更加必要。根据甘肃农业农村厅发布的数据,2022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216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37572元,后者是前者的三倍^[4]。而由全国范围来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5]。由甘肃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经济发展落差,以及甘肃乡村与全国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落差可以看到,甘肃乡村经济发展亟需推进乡村治理,加快推动农村地区发展。

(二)制度政策发展要求推进乡村治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针对乡村治理的制度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机制得到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大政方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乡村治理改革,显示出国家全力支持乡村振兴的决心,也为新时代我国乡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甘肃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乡

村振兴的制度政策。例如2022年出台的《甘肃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6]《甘肃省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7],2023年出台的《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8]《甘肃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9]等,为甘肃加快推进乡村治理奠定了基础,为甘肃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制度政策依据。甘肃共有16012个行政村,共计1141.78万农村人口^[10],且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欠发达,乡村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技术不断革新促进乡村治理

技术革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治理相关技术革新,即技术治理;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技术革新。技术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必然发展趋势,能够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高效运转,避免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所面临的层层传达等低效问题。例如,在《意见》中,党中央明确提出“支持建立‘村民微信群’”。在技术的支持下,各级治理主体、各个部门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互通,构成了有机整体,确保社会治理高效运转。技术治理对乡村治理更加重要,对于国家涉农政策高效落地、保证乡村治理体现中央精神具有重要价值。技术治理能够推动部分农村地区“人治”向法治转变,以解决农村长期存在的顽固性问题,避免农村治理出现系统性社会矛盾,加快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此外,农业生产技术革新也能极大推进乡村治理。在机械化生产经营时代,农业生产经营高效便捷,农民群体由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带动了诸多产业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在此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任务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为本的“五治融合”成为重要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甘肃很多农村地区地广人稀,技术治理对于推动甘肃乡村治理精准化和高效化至关重要。同时,甘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技术,获批6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并计划打造2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1]。在《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甘肃提出了“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未来的甘肃乡村治理,大力推进“五治融合”,加快推进乡村治理。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甘肃乡村治理理路

在社会矛盾变化、制度政策发展和技术革新

的影响下,只有加快推进甘肃乡村治理才能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需要,才能为甘肃加快乡村振兴进程提供力量。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甘肃乡村治理的农村经济发展视角

乡村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立足甘肃农村发展实际情况。在《意见》中,国家强调要“把乡村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体现出国家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乡村治理服务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又能推动乡村治理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两者形成良性循环。通过科学高效的乡村治理,带动农村地区产业兴旺,进而逐渐缩小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农业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且组成化程度低,而其他产业又较为匮乏,导致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基于此,鼓励农村地区升级传统农业产业、引入其他产业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更是推进乡村治理的思维基点。

在《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发展思路,同时也指出依托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这不仅符合甘肃省的实际情况,也是未来甘肃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政策基础。推进甘肃乡村治理,要紧密结合甘肃省关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发展规划,在做大做强农业领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致力于乡村治理向服务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甘肃农村地区产业兴旺。既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服务乡村产业发展,又要充分发挥村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确保乡村产业振兴既有群众基础,又有社会主体活力。甘肃农业领域特色产业很多,分布广泛。甘肃行政村数量也极大,单一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数量较少,具备充足的人力服务于本地乡村产业发展。基于此,甘肃由村级单位着力于推进乡村治理,由点到面,将甘肃省内特色产业有机融合起来,形成规模性产业,进而提升农村地区产业竞争力,符合甘肃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也是未来甘肃乡村治理的思路和方向。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甘肃乡村治理的农村秩序构建视角

序构建视角

除了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经济之外,还要在农村地区构建稳定和谐的秩序,实现秩序治理有效的目标。根据对《意见》精神的理解,治理有效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治理体系是有效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二是乡村治理体系能够有效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三是乡村治理体系能够有效解决乡村公共事务。农民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较为复杂。特别是有关集体利益的再分配问题,易于引发村民矛盾。农民群体之间的诸多矛盾很多为陈年积怨,缺乏明确的文件证明,此类纠纷难以完全公平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在农村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十分重要。只有在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才能有稳固的发展基础,农民群体之间才能更加团结,发挥更大的集体智慧,共同创造乡村振兴成果。根据《意见》精神,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完善未来农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和目标。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路线,在治理中充分发挥农民群体主观能动性,配合以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框架,确保农村地区秩序稳定和谐。由自治的视角来看,不同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农户个体之间人情关系联系相对更为紧密,彼此之间有着数代人的日常往来,个体之间更加熟悉,农村地区因此存在坚实的自治基础。因此,将自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符合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由法治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居民法治观念相对薄弱,亟须通过法治约束增强农村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由道德的视角来看,德治不仅能有效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更能形成长期稳定的乡村发展推进力量,也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

甘肃行政村较多,农村人口众多,构建稳定和谐的农村秩序,能够为“治理有效”创造更稳定的环境,为甘肃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提供保障,也是推进甘肃乡村治理的思路和方向。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

甘肃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部,自然条件不佳,经济基础薄弱。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先后出台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推动力,农村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持续推进乡村治理工作尚存在一定困境,制约了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

（一）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村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和保障,但是,目前甘肃部分农村地区村党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1.部分村党组织未充分发挥领导管理作用。根据《意见》精神,村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和管理作用。不过,仍存在部分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未能充分践行中央指导精神,导致农村地区乡村治理方向不清晰、力度薄弱,难以实现治理有效。自2018年以来,甘肃省累计共确认2032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并对其中426个村党组织进行调整整顿^[12],其余进行批评教育或诫勉谈话。

2.部分村务监督委员会未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甘肃部分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党员人数相对较少,村务监督委员会发挥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很多地区未设置村务监督委员会。这导致甘肃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微腐败”情况,未能充分发挥领导管理作用,阻碍了甘肃乡村治理向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方向发展。例如在2023年1—7月,甘肃省共处理此类基层“微腐败”问题1768件,共计处理29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73人,这一比例相比2022年增长了33.8%^[13]。

3.部分村党组织选举过程存在违规现象。对于村党组织而言,只有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才能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村“两委”凝聚力。不过,在甘肃部分农村地区,存在“两委”换届选举违规情况,不利于领导乡村治理的村党组织成员的纯洁性。例如在2021年,甘肃某市清查农村两委违规村委人员59名^[14]。

（二）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不健全

治理责任人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力量,而在实际运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治理队伍力量不足、能力严重缺失的情况,突出了甘肃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不健全的问题。首先,治理队伍的力量基本是由政府部门抽调出来的少量人员、村委会两组委员会抽调出来的少量人员和村委会两组委员会组成,治理任务相对较重,而且大多数村落都不知晓本村有相应的治理单位。其次,一些治理人员专干能力不足,责任感严重缺失,对相关政策不够熟悉,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的乡村治理标准不甚清楚,甚至存在挂名式的治理现象,得过且过,主动服务意识较差。再次,虽然甘肃省有定

点治理制度,但一些治理干部因为要开展日常工作而不重视乡村治理,使得定点治理制度流于形式。这些情况直接损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也严重偏离了乡村治理的初衷。

特别是“两委人员”、“两委”人员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直接接触人民群众,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和乡村治理成效。不过,甘肃部分农村地区,“两委”人员整体乡村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观念较为陈旧,难以满足现代乡村治理理念要求。另外,近几年,甘肃人口流失情况严重。2021年,甘肃人口减少11万人。在农村地区,甘肃人口流失情况更加严重。在2021年,甘肃农村人口减少32.65万人,而城镇人口增加13.15万人,农村人口外流高达19.5万人^[15]。而流失的这一部分农村人口,大多数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这也导致甘肃农村人才进一步匮乏。

（三）乡村治理保障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欠发达,乡村治理对政府保障机制的依赖度更高。在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政府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目前,甘肃在2021年投入乡村治理资金约700亿元,每年投入资金增量保持在10%以上^[16]。不过,相比于其他省份,甘肃乡村治理投入明显不足。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早在2019年便投入千亿资金用于乡村治理^[17]。另外,甘肃乡村治理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未能形成市场化机制,导致甘肃政府财政压力较大。而相比于河南省,甘肃地理环境更加复杂,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乡村治理客观难度更大,这更凸显了甘肃乡村治理资金压力大的问题。2022年,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中,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志强阐述了当前信贷对于乡村振兴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18]。而由实际情况来看,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由信贷路径解决甘肃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仍然困难重重。

（四）监督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

结合甘肃现行的针对公务员和村“两委”人员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该机制在监督、考核和激励方面均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针对村“两委”班子的监督,力度相对较小。在监督方面,甘肃农村地区针对村“两委”人员的监督采用的是平行监督模式,即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两委”班子开展监督,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力度相对较小^[19]。而在甘肃部分农村地区,村务监督委员会并未设

置,或者村务监督委员会领导由村“两委”班子成员担任,变相成为自我监督。在考核方面,甘肃针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考核为乡镇政府组织的年度考核方式,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不过,这种考核方式存在考核政府级别相对较低、考核频率相对较低、考核内容灵活性过大等问题。而在激励机制方面,甘肃很多地区针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激励方式主要为“基础报酬+绩效报酬+星级奖励”,但其中并未涉及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职位激励内容^[20]。

四、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甘肃乡村治理对策 ——基于甘肃省P市的乡村治理经验

(一)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结合当前甘肃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P市在此方面的一些举措可以为甘肃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P市始终把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全市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结合起来,牢牢把握政治责任、目标任务、工作主线,高位推动规划实施。坚持“四级书记”同步抓、市县乡村齐上阵,完善落实“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具体”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充实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双组长”的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1],设立由党委、政府负责同志领导的“五大振兴”工作专班和“有效衔接”12个专责工作组,各自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协同抓乡村振兴。只有村党组织具有强有力的领导管理能力,整个乡村治理才能具有明确的方向,整个乡村治理体系基础才能更加牢固。而在“四级书记”负责制下,也能形成对村“两委”的监督,也能避免出现更多的违规选举情况。

除此之外,针对部分基层党组织腐败和违规选举问题,甘肃省可以通过加强干部问责的方式,提升对相关负责人的惩戒力度。将监督权交给普通群众,不断疏通线下信访渠道,不断完善抖音、微信等线上渠道^[22],确保群众能及时、畅通地将问题反映至上级部门。在调查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应当要求调查部门将调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另附相关物证、证言等证据,确保调查公开透明。对于部分典型案例,应当及时公开公布。

(二)健全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不仅需要更高

的人才质量,而且需要庞大的人才数量基础,不断为乡村治理输送更多专业人才。目前,针对甘肃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的问题,甘肃应尽快健全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机制^[23],避免更多的农村人才流失,确保农村地区乡村治理人才更多参与到当地乡村治理中去。

P市坚持“造血”与“输血”并重,修订印发了《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管理办法和农民技术员职称评审办法》,健全完善乡村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同时,P市大力实施“归雁”“家雁”工程、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建功行动”和“五个一批”人才计划^[24]、“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P市上述举措对于留住农村人才和吸引更多人才回流农村起到重要作用,为P市乡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在不断完善乡村人才工作环境的基础上,提升吸引人才回流农村的宣传力度,推动更多高学历、具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才参与到当地乡村治理中来。特别是甘肃本土人才,这些人才稳定性强积极性高,对甘肃本土实际情况更加了解,应当将甘肃本土人才作为甘肃乡村治理人才体系的基础^[25]。针对部分偏远村庄或者人口数量较少的村庄,甘肃省可以通过村级党组织联合的方式,设立上级统一负责人,减轻村级党组织因为人才匮乏而管理落后的压力。同时,甘肃省可以将支援这些地区发展的人才作为其晋升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鼓励更多人才深入农村一线,为基层农村长期贡献聪明才智,注入新时代管理和发展理念,引导这些地区加快发展步伐。

(三)完善乡村治理保障机制

乡村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对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依赖性较强,需要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仅要持续增加财政投入,也应当逐步推进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坚持财政资金和金融信贷“两轮驱动”,积极搭建农业投融资和产业化经营平台,采取政企合作、担保增信、民办公助、风险补偿等办法,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26]。坚持“传统网点+现代服务”两手抓的思路,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在产业帮扶、乡村旅游、供应链金融等领域,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机制、协调保障机制不断强化和完善。其由政府主导,积极引入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强化当

地乡村治理的资金保障。这样既能减轻当地政府财政负担,又能活跃当地乡村治理环境,由市场作为驱动力,建立更加完善的乡村治理保障机制。针对农村长期存在的产业不足问题,甘肃省应鼓励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更多农民自主创业。每年筛选优质的创业项目,通过低息贷款等金融优惠方式,推动产能高、增收快、前景好的创业项目在农村地区落地。对于能够带动更多人就业的项目,政府不仅要进行资金支持,还可以通过推介会等方式,为这些项目寻找更多市场合作机会,通过“政府+市场”的合力,推动更多项目在农村地区孵化、生根、发展壮大。

(四)完善村“两委”监督考核激励机制

针对村“两委”班子成员,不仅要强化监督,也要定期考核,更要建立激励机制,多举措提升村“两委”班子成员工作的透明度和积极性。P市对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及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履行乡村振兴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对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结果评定及运用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并与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相衔接。加强统筹协调、业务指导和暗访检查,及时发现指出问题,督促问题整改和任务落实落地^[27]。

在监督和考核方面,甘肃其他地区可以效仿P市的做法,采用“督查考核+暗访检查”的方式,强化由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同时,甘肃部分地区可以针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成绩显著的村“两委”班子成员探索一定的晋升路径,鼓励更多村“两委”班子成员敢想、敢干、敢当、敢为人先,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在监督考核的过程中,甘肃省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档案数据。例如,哪些地区的两委干部懒政问题突出,哪些地区的两委干部能力不足问题突出,都应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考核。通过有的放矢,提升监督和考核质量^[28]。另外,甘肃省也应当进行阶段性的监督考核成果回看,对于无法胜任工作的两委干部,应当及时撤换调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8-02-05(1).
-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 [3] 冯俊锋.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78-86.
- [4] 兰州新闻网.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5.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EB/OL].(2023-1-19)[2023-02-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380467585790631&wfr=spider&for=pc>.
- [5] 国家统计局.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83 元[EB/OL].(2023-01-17)[2023-02-28].<https://m.gmw.cn/baijia/2023-01/17/1303257231.html>.
- [6] 甘肃省纪检监察网.甘肃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EB/OL].(2022-12-01)[2023-03-02].<http://www.gsjw.gov.cn/content/2022-12-01/51366.html>.
- [7] 中国甘肃网.甘肃省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2023-2-18)[2023-03-0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8098006054519677&wfr=spider&for=pc>.
- [8] 甘肃政务服务网.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EB/OL].(2023-04-21)[2023-04-27].https://zwfw.gansu.gov.cn/huachi/sbqd/gzdt/art/2023/art_6af37dc0941a459a91299923fd93503a.html&wd=&eqid=aab6b68c000a71c400000002646c1296.
- [9] 甘肃政务服务网.甘肃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EB/OL].(2023-2-21)[2023-03-25].https://zwfw.gansu.gov.cn/huanxian/sbqd/swszfapbs/art/2023/art_db57277b98664b388bdb72fdde9c8b28.html.
- [10] 甘肃省统计局.2022 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3-3-27)[2023-04-07].<http://tjj.gansu.gov.cn/tjj/c109457/202303/166577521.shtml>.
- [11] 甘肃政务服务网.2023 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EB/OL].(2023-1-20)[2023-03-21].https://zwfw.gansu.gov.cn/tanchang/zcxz/zwxw/art/2023/art_e3ef592366b14b29b5519591ccf4d500.html?eqid=833c391300076246000000036462f4af.
- [12] 央广网.甘肃在农民合作社建立党组织 2688 个“三链”模式带动贫困群众近 42 万[EB/OL].(2018-11-26)[2023-02-25].https://news.cnr.cn/native/city/20181126/t20181126_524426405.shtml.
- [13] 中国纪检监察报.小切口入手严查蝇贪蚁腐[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09-07(1).
- [14] 中国甘肃网.甘肃一市村“两委”换届清理不符合条件人员 59 名[EB/OL].(2021-03-18)[2023-02-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564819359452524&wfr=spider&for=pc>.
- [15] 观研报告网.2021 年甘肃省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人口增长情况数据统计[EB/OL].(2022-05-13)[2023-

- 02-28].<https://www.chinabaogao.com/data/202205/595150.html>.
- [16] 甘肃日报.甘肃加大财政投入支持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行动[EB/OL].(2021-09-11)[2023-03-06].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11/content_5636771.htm.
- [17] 环球网.河南:千亿元资金助力千村推进乡村振兴[EB/OL].(2019-04-25)[2023-02-28].<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k3oL>.
- [18] 甘肃人大网.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2022-11-7)[2023-02-25].http://rdgb.gsrw.gov.cn/2022/247_1107/3501.html.
- [19] 孙建华,刘青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理认知与实践要义[J].江苏社会科学,2023(6):6-25.
- [20] 张露露.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分析[J].地方治理研究,2023(3):21-29.
- [21] 侣传振.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基于C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5-26.
- [22] 张大维,张航.农民协商能力与农村社区协商系统质量关系研究——基于乡村建设行动中三个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比较[J].中州学刊,2021(11):30-39.
- [23] 杨光斌.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J].社会科学研究,2017(2):42-53.
- [24] 郎友兴.村落共同体、农民道义与中国乡村协商民主[J].浙江社会科学,2016(9):23-33.
- [25] 王岩,魏崇辉.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6(7):19-28.
- [26] 伊庆山,施国庆.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26-35.
- [27] 张等文,郭雨佳.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政治学研究,2020(2):30-36.
- [28] 王耀华,姚蓉潘,应刚,等.陕甘宁革命老区乡村教师融入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行动路径[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50-59.

[责任编辑:李玲]